

勸戒近錄

曾
24
2

口 9
24
2



增 9
門 24
號 2
卷 2

勸戒近錄卷第四

福州梁恭辰撰述

星沙賴昌期重刻

黃霽青述二事

道光辛丑家大人在上海防堵噴夷與黃霽青太守安

清相遇昔年宣南詩社舊侶也太守喜談因果述其數

年前魏塘居鄉名所有周蘊超者死時徧身青腫作拷痕

陰囊腫如斗大自以錐刺潰爛若蜂窠如是多日垂斃

手足俱合如桎梏狀口呼冥卒及地保包為榮名哀號

泣憐作悔恨聲不絕室內外鎖鍊聲琅琅然其居與余

鄰。余亦聞之。詢其戚黨。是人生前。究作何惡業。有人附
余細語曰。是不可枚舉。第就一二事言之。可知其人矣。
里有姑嫂二人。皆孀居。稍有薄產。周初誘而姦之。數年
後。復將二婦誘賣。兼吞其貲。二婦皆鬱鬱死。數日前。周
已自言爲二婦所控。拘魂就鞠矣。又一尼菴。有田數十
畝。尼亦粗有姿首。其田爲乾隆初施主所捨。勒碑殿門
外。周陰使人磨去施主名。而易已祖名。外塗泥沙。以掩
鑿迹。旋使其姪誘尼姦。而自率無賴數輩。密掩之。遂以
不守清規逐尼。而奪其田。墓碑呈官。冒稱施主子孫。官

亦無以難也。其他事率類此。欲不受其報得乎。太守又
曰。包爲榮者。生前曾充地保人。尙樸愿。未嘗魚肉鄉民。
不意其死後。仍充是役也。 霽靑太守又述其封翁退
菴先生。家居樂善。濟人以醫。而自隱於詩。嘗著醫話八
卷。友漁齋詩集若干卷。生平戒殺。凡祭祀賓客之用。無
非沽諸肆者。一日友人餉蠟二筐。霜螯肥美。芻觀者咸
思朶頤。先生時坐水閣中。傾筐投諸河。一湖州客適在
座。謂先生酷類其鄉張封翁。張封翁者。蘭渚侍郎之父
也。其家戒殺放生。已數世。侍郎兄弟。咸登甲科。膺顯仕。

君能如此。行見諸郎貴顯。比張氏矣。踰年。壽青旋以二甲第一人入翰林。典黔試。作守高州。按蘭渚侍郎撫閩時。家大人曾入其幕中。初不知其戒殺也。居將匝月。館膳中未設一雞。偶逢讌集。必蒸板鴨以餉客。詢之。乃知其專食自死肉。合署皆奉其教。不敢違也。侍郎自奉甚清儉。每朔望黎明出署。但買兩麥花噉之。俗稱油曰札裸。奉蓮池大師法門。以修淨土念佛號爲事。易簣之日。有人於南屏僧寮遇之。殆已生忉利天矣。

陳海霞述二事

陳海霞標 吳江人。歷司桂林撫署刑名。在家大人幕中。最久。與余爲忘年交。嘗言其同里某氏。適邑中趙某。趙私一僕婦。有身。氏故有子。知其故。乃匿僕婦於內。詐爲已孕。俟其產而留撫之。人鮮知者。後僕婦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舉人。選嘉定教諭。氏得封如例而已。所生子。則天亡久矣。向使不留僕婦子。宗祧不遂斬乎。天之所以報不如者如此。海霞又曰。有浙中皇甫某。乾隆某科進士。爲某邑知縣。罷歸。來主吾邑笠澤書院。皇甫故長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親愛之。而暮年殊困頓。

有一子。已登賢書。而暴卒。惟老夫婦兩口。寄居吳江。亦相繼而沒。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錯悞。致受惡報。此生無復他望。雖悔曷追。言之可爲戒也。吾少年時。步游郊外。見一麗人。心殊愛慕。後娶婦歸。卽曩時所遇之人。快意者一。會試放榜日。隨衆往觀。苦短視。不能及遠。又人衆擠不得前。瞥見地上遺一眼鏡。試戴之。與眼恰合。一舉首見已姓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其年吾子初應鄉試。卽登賢書。快意者三。迨吾爲某邑知縣。有門生某。有才無行。中鄉榜後。嫌已聘妻貧。誣

以有外遇。此女適病鼓脹。乃指爲有孕。控於吾。乞斷離。吾信之。拘此女訊於公庭。不容置辨。女性故烈。袖出刀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於是事上聞。某門生抵罪。而吾亦坐是失官。心殊惴惴。無何吾子白晝覩女來。卒死。今吾夫婦老而無依。行見爲他鄉餒而之鬼。報亦酷矣。聞者無不酸鼻。當官者輕信之弊。至於如此。可畏也哉。

勸人惜字

朱坎泉者。錢唐諸生。客游他省。有某官延課其子。見其居民。不知惜字。糊窗抹桌。踐踏穢污。惡習相沿。恬不爲

怪乃力勸居停指貲收買。或有不潔之紙。必手自洗滌。焚之。逢人勸諭。竟移其俗。不數年間。所收之字。以百億萬計。及其歸也。長子名瀾。以嘉慶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鄉薦矣。夫一人惜字。爲善有限。能使人人惜字。則其善大矣。宜其獲報之隆也。

貪吏不終

道光初。吾鄉侯官令張姓者。湘陰人。其父本充縣役。嘗語人曰。公門中好修行。吾儕隨事皆可造福也。生平喜爲人解紛。不肯逼人於險。人咸稱爲張長者。因解犯至省垣卒。卽葬於城外官山地。勢低窪。每春夏月。必爲水潦所浸。家本貧。不能起遷。聽之而已。後其子某。中科目出身。又以此爲吉穴。不肯起遷。及作令。吾聞聲名狼籍。不恤人言。宦橐旣充。卽遣所親旋楚。將先墓之周圍。用土填高。以免水患。乃不數月。遽以不謹被劾去官。其鄉人頗疑爲修墓之故。或曰其地本鮎魚穴。得水則活。水涸則死耳。時陳楓階攝令湘陰。聞之。慨然曰。一胥役而行善。遂得貴子。一邑宰而貪墨。不免失官。天道無私。如此。人不察天心之所在。而徒嘵嘵於地理。豈非偵哉。

武岡州事

武岡州周某家衣食稍足而族丁寡弱居舒楊兩大族之中是年歲荒冬寒舒姓有乞兒凍死郊外距周宅半里餘周夜卧不知天明舒來見之乃歸約匪徒以人命圖賴周懼賄金五十兩求息十六人共分之前一班去後一班又來人數愈衆須銀愈多并數百金不辦周無奈往請關聖像並州城二郎神像供於郊外上疏禱之衆始懼而散過數月分金諸人內有一人忽顛狂自來周門跪拜曰我只分得銀若干但願汝明中去暗中回云云每日拜二次數日而死又一人繼之拜祝如前連死七人餘九人懼願退還原金求周代懺悔周不敢允而十六人盡死矣此乾隆丁未年事暗室燈書名載之

蘇大璋

乾隆間有諸生蘇大璋者治易有聲夢天榜中式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及起妒心訴於郡謂蘇有關節預知名次乞究治及填榜時郡守在座第十一名果習易者乃以狀白監臨試官俱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擬以他備卷易之議既定拆彌封則自備卷而口式者蘇

蕪州志卷四
大璋由中式而抑置者。卽訴郡之友也。一堂昨吾士論快之。

陳扶昇

湖北陳扶昇。有黃州府巨族也。通族有一祖山。俗呼蛇穴。其實乃水木蘆鞭之龍。直來橫受穴。閃一旁。而祖墳皆在盡頭。所以不發。時扶昇方爲父營葬。不房單弱。族人逞強。不容其占大穴。不得已。在橫窩定穴。乃恰得真龍。葬後生六子。皆聰明岸異。少年皆第。各得顯官。宅中奴婢如雲。奈家法不整。凡僕婦之有姿者。恒用以伴宿。

爭相獻媚。習以爲常。及其生子。仍爲奴僕所有。後有數家逃至江南。易姓改名。竟得大貴。而扶昇之嫡派。僅一傳卽衰。雖訪知其事。轉畏勢。不敢往認。只說奴婢發達。而不知爲陳氏之正支也。長沙貴中孚曰。此事余所親見。吾鄉中如陳氏者。亦不知凡幾。當其內亂之日。未嘗不自鳴得意。豈知其受害如此之深哉。夫人情莫不欲後嗣之顯榮。豈肯將大富大貴之子孫。平白斷送與他姓。所以然者。私慾蔽之。而利害未明耳。若早有覺寤。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也。昔年衡山有譚姓者。由縣官罷

職而歸。日享田園之樂。一日收租。見庄戶之婦甚美。以言調之不願。再逼之。卽走避。私告其姑。姑曰。似此富貴之家。謀其風水。猶恐不得。今來就你。有何吃虧。而反不從耶。婦曰。恐夫知見責耳。姑曰。我先爲你言之。可無慮也。越日譚復調之。便欣然相就。譚大喜。是夜入房。而婦適至。將解衣就寢。乃問之曰。我前再三相調。你決意不許。今一言甫出。而遽相從。何前難而後易乎。婦乃告以受姑之教云云。譚大醒悟。因假託出使。遂夜遁去。後譚連生數子。皆顯達。今尙孫曾蔚起不衰。此所謂臨坡勒馬。撒手懸崖也。觀此知富貴之家。尤宜保重。眞種一失。永不歸還。縱有顯親揚名之子孫。徒誤認他人爲父祖。吉地之靈秀潛移。正支之嗣續寢替。身後之追封不及。祠廟之祭享讓人。父不能認其子。子不能識其父。而當局者反以爲樂。不亦大可哀哉。

佃戶行善

有佃戶錢益者。其主人因謀佔鄰田不遂。心生毒計。令益以稗子撒鄰田中。益謂其妻曰。竟撒則害人。不撒則逆主命將奈何。妻曰。何不以蒸熟稗子代之。益遂如法

行其主察之見已撒而止。而鄰田毫無所損。後益生子登進士第。夫妻皆受封借老焉。

代寫離書

甯波葛觀察。爲諸生時。每赴學塾。過路旁一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其爲我築一屏於門。廟祝將鳩工。復夢曰。無庸。葛代人寫離書。已削其科名矣。蓋里有棄妻者。葛得其一金。而代爲之也。葛聞廟祝言。爲力完其夫婦。後登鄉榜。官至監司而止。

恩某

恩某者。以滿洲文舉人。選山東某縣。頗有幹才。而行同無賴。署中治事之暇。卽鳩合僮僕差役等。大開賭局。呼盧喝采。晝夜不絕聲。其長女已及笄。常一騎一僕出遊。不知所往。夜亦不歸。恩不能禁。亦不過問也。教匪馬進忠之案。本多附會。所株累至數十人。恩爲承審官。將定案。株累者。率不肯畫供。詰其故曰。畫卽斫頭。豈有不知。恩諭之曰。但畫我保汝不斫頭。衆皆曰。太爺哄我。恩曰。我若哄汝。汝索我命。衆諾之。翼日皆駢戮矣。家大人莅

東臬任檢馬案。悉其寃。於是日思効恩。旋擢任去。不果。至鍾雲亭祥爲巡撫。始因案去之。大受挾制。且與其妻日持刀伺於途。鍾至簡出以避之。後因京控。上命交秋潭閣老往鞫之。始定發遣。途中爲羣鬼所扼死。其妻子流落不知所終。

藉人雪仇

泗州某生薄游粵之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爲江西劉某。與新太守有舊。因新太守未至。暫寓以俟。偶題詩壁上。牢騷惋惻。泗州生頗有憐才之意。邀之小酌。相見恨晚。因與晨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疑其衣敝履穿。羞顏干謁。卽假衣冠僕從。慙息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詰其故。慘然曰。旬日來深感知遇之厚。屢欲誠言。恐駭聽聞。而事難克濟。尙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余之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註誤。虧帑。余爲之借貸彌縫。復罄產爲之捐復。旣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則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進退無路。瘠死他鄉。數年來屢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爲之排護。八

則門丞戶尉爲之阿禁。君若肯僞作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扇匣中，但得進宅門，卽無阻矣。泗州生大爲不平。旣而驚曰：然則君其鬼矣。劉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時已薄暮，卽秉燭相照，果無影。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日來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餒，頃復求仗鼎力，豈敢崇君。良久稍神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進謁，片刻卽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泗州生恐洩前事構禍，亟他去。而劉亦不知所之。

佔墳惡報

有卜葬者信地師之言，以古墳爲吉穴，合數塚之地鋤而平之，棄其朽骨，瘞其父母，謂陶朱之富，可操券致也。居貨海船，貿於東洋，忽遇風落滌，數年始得出滌而返。初去年餘，其家人忽見其倉皇夜歸，曰：我在海被盜劫，貨不能返。因亦在海爲盜，劫殺多人。今事敗倖逃，聞被執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飛檄拘眷屬，可速自爲計。俱死無益也。揮淚而竄，合家震駭。一夜星散。次月鄰人怪其日午不開門，推之乃虛掩，呼之無一人，不明其故。地方具稟有司，檢其什物，爲造冊封之。親族疑慮，無敢出爲

理者。後此人旋里。見屋閉官封。詢之鄰人。告以久遁。乃呈官請給還屋物。官轉詰以全家夜逃之故。邀鄰族環保所挾。費已耗盡。所領回之屋。已破壞不堪。什物失其十之七八矣。兩年後過鎮江。遇其妻爲人傭。乃述其故。流離亡去之子女。尙不知所之。有知其佔墳者。爲人言之。鬼報之惡毒如此。

貞女明冤

乾隆辛亥春。京師德勝門外。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報驗。日暮未及檢。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煖。旣歸。屍烏有矣。懼罪。計無所出。有黠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匆遽將屍覆置驗所。明日官來檢驗。則女尸也。項有扼痕。其相駭愕。嚴鞫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其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污之。與女婉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

號言百端。婦計無所施。適其父以索。速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口。比某歸。給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鞫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顧老人之屍烏有也。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卽吾也。吾夙有痰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自返。孰意與此大獄哉。官出車夫及里甲驗之。確。並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抑貞魂烈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城隍顯靈

吾郡城隍廟。本屏山地。層巖而上。形勢巍峩。香火最盛。余周歷各省。所見廟貌。無此壯觀也。少聞莆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媪。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媪無奈何。以田與之。而中心甚憤。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隣人毆殺張媪。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殺其母。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山野間。且

普刊金...
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知府會鞫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縛，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牽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槌夾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冤。而王監生伏法，城隍之香火從此益盛。而頭門兩皂隸前進香者亦不絕。此先祖資政公自擊其事，爲家大人

述之云

宋龍圖

同時仙游縣亦有王監生一案。時縣令爲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庶免於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之貲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

信爲其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寃死。登時大慟。控於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知縣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暗說姦夫殺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詳慎。莫恃官清膽氣粗。此家大人讀書仙遊書院時。聞邑諸生所述。蓋乾隆四十年間事。

孝心領解

袁簡齋先生新齊諧中。載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急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新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禁遏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蹙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毋喝即止。念此尙屬孝心。姑與

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尚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按裘文達公。係乾隆己未進士。於丁卯典試湖北。王申典試江南。庚午典試浙江。癸酉復典試浙江。已卯復典試江南。丙戌遂爲會試總裁。並無典試吾聞之事。此所載有歧誤。然其事則均可勸可戒矣。

廖思芳

廖都轉寅以獲教匪首犯劉之協功。由葉縣知縣擢鎮江知府。又擢兩淮鹽運使。當時手擒劉之協者。寶都轉之子。思芳勇聲聞天下。既復思以奇功自見。而所行多

莽鹵。嘉慶癸酉。教匪林清之變。其黨李文成起河南。陷滑縣。事定。以次駢戮。而諸大頭目中。有所謂祝現劉第五者。六人皆逸去。

上通飭各直省協拏。許以重賞。廖思芳乃攘臂其間。每出必從數騎。一日路經某縣。日暮雨作。憩道旁店。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捺齊音。袒坐露其體。有刀箭瘢。思芳震駭。迫視之。腰懸鐵刀。急出呼騎上。奴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遂送縣定讞。已解刑部。而曲阜孔氏言諸朝廖所獲者。乃孔氏莊農劉第五。非教匪大頭目劉第五。

也。

上怒集廷臣鞫之。如孔氏言。於是釋劉第五。而下思芳於獄。都轉亦罷職去。未幾思芳瘐死獄中。家大人曰。當日都中輿論謂劉之獲實出廖思芳。而思芳又實係得自他人之手。其人將剖訴。故不敢歸功思芳。而都轉自尸之。思芳憤不能平。日夜思之。乃釀為劉第五之舉。乖氣致戾。此之謂歟。

凡戲無益

廖思芳誤擒劉第五之案。初至部時。士大夫日以此為

談柄。一日恭值。

上躬耕藉田。

祭先農壇甫畢。駕詣具服殿。小憩更衣。公卿百官皆祇候於望耕臺下。時刑部已訊出劉第五。是曲阜孔氏庄農。尚未具奏。眾官齊向大司寇韓桂船先生詢問原委。適諸城劉信芳先生與德州盧南石先生並立。桂船先生戲謂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的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的不好。盧序五京中常稱為盧五爺眾皆大笑。其聲譁然。時

上已出具服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前來以手摩之衆始悚息聞糾儀御史欲列彈章以事涉德州有力阻之者乃止否則望吏議者恐不乏人矣是日家大人亦在壇監禮目擊其事退爲余兄弟輩述之且曰凡戲無益矧咫尺天威乎錄之亦足爲好譎者戒也

祝由科

趙甌北與陳玉亭緇祖同在軍機兩人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每握甌北手輒痛不可忍甌北受侮屢矣時思所以報之一日正圓門圍直廬取椀一椀

語玉亭曰吾閉目相擊若觸吾椀而傷非吾罪也蓋甌北自謂閉目則玉亭必不敢盲險來犯而玉亭又意盲險來甌北必不敢以椀擊也忽聞椀端搯突一聲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急以湯灌之始甦甌北大驚悔立呼車送之入城是日散直急騎馬往視甫入西直門而馬忽跳躍甌北遂跌仆地死去半刻方醒乃先回宅將息明日始往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兩家奴子互相議論始知甌北之跌卽玉亭所爲玉亭楚人蓋素習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凡戲無益此則不但無益而且有損

賢婦保家

周才美以刻薄起家爲子娶婦初入門卽付以斗斛秤尺等物各兩件諭行人多出少之法婦怪之卽涕泣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育不肖子破家人謂妾所生妾不受也才美悟曰然則改之何如婦問用此幾年矣曰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請反用二十餘年以償昔日欺詐之數才美諾之後生二子皆登第此婦旣賢且智以巾幗而能爲幹蠱之事洵女丈夫哉

施藥得報

廣西陳桂舫錄余丁酉同年也余於榜後卽到桂林省親故三次計偕皆由瀟湘泛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談及洞庭桂舫輒怦怦然色變或笑其膽怯曰非但膽怯幾乎膽碎幸有天道也因述前數年隨其叔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而泊同泊船不下數百適有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舫舟中帶有藥丸如藿香六投之輒效於是示藥者不一而足後藥所剩無幾有不能遍給之勢其叔曰藥原所以救人靳而不

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數十人。次早風轉。各舟不約同開。波浪掀天。四望無際。及傍晚離湘陰。尚有十餘里。風忽息。衆心稍定。而船戶則惴惴然謂恐其轉風也。勉強趨行。約離口岸不及半里。而逆風已起。俄風力漸猛。兼以船大招風。不能擺進。不得已約衆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纜牽之。船戶囑桂舫將舵握定。勿令偏向。衆甫登岸。而颶風怒發。船一起伏。約高丈餘。人力難施。竟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倉皇。忽聞山後一簇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隨纜而迥。一吶喊間。船已收口矣。衆方慶再生。詢之。卽昨日之流民也。蓋流民船小。未起風時。早已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卽所以自救。良不誣也。

某先達

某先達者。家本素封。角州時卽聯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營其所積。臨終時。惟以陰德遺公。公困甚。入泮後。借貸爲娶婦計。而富翁嫌其貧。陰背盟。而以青衣易之。青衣固端莊婉婉。公無由知其僞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婿相揶揄。公密叩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

嘗夢至一所。朱闌碧瓦。迥異人間。有數女。即共繡一錦袍。問之曰。新科狀元服。諦視襟袖間。未書二字。乃已姓名。醒後頗自負。及知娶婢。恚甚。念他年富貴。必欲改絃。一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郎。漠不相顧。視襟袖間字。模糊將滅。急問其故。女即漫應曰。此子近明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瞿然警覺。深自悔厲。自此琴瑟益調。誓言偕老。不數年而大舉天下。海掌封圻。

救人。不終。

閩縣陳瀛仙。

廣元

戊辰進士。選山東臨邑縣。陳本豪士。

縱情詩酒。又不善理財。遂以計典去官。短交倉庫正款。至萬八千餘金。應擬大辟。已收八府獄中。道光五年。家大人陳臬山左。與陳爲素交。日思所以解脫之。濟南府鍾雲亭。祥爲陳戊辰同年。家大人與之極力拊擋。縮其數。至壹萬以內。實虧九千餘金。若能限內完繳。便可免罪。且准捐復原官。而妙手空空。別無計策。時方伯爲訥近堂。訥爾經額新撫軍爲陳心畬。中丞。中孚繼鍾爲濟南府者。爲家大人同年楊蓉峯。惠元中丞方伯皆與陳厚。而楊則陳之姻也。數人同心極力。爲之部署。適濰縣

缺出。僉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謀諸撫藩。調署一人。令其於半年內補苴。臨邑虧數。濰縣爲通省第一。優缺於本人毫無所難。而陳得大受其益。且帑項不至久虛。一舉而三善兼。衆皆以爲至妥。適中丞選一某令。並面告之故。某令極口擔承。謁家大人及諸上官。亦無不再三諄囑之。並無難色。無何而家大人擢蘇藩。調近堂。擢漕帥。楊蓉峯回泰安任。陳中丞卒於山東。某令已莅任半年餘。見原議之上官。無一在眼前者。頓翻前說。一毫不拔。陳遂以限滿無完。照例擬罪。卒於府獄。同官知此事者。皆爲不平。而無如之何也。未幾而濰縣以逃犯故。將其令奏參革職。逃犯本不必卽去官。蓋上官聞陳事。惡其虛詐。故因案去之耳。踰年某令始捐復。改發南省。過蘇州藩署。修謁家大人。徵及前事。某令羞慙滿面。至不能一一辭云。

大吏好殺

吾聞乾隆末。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司章奏者。爲吾郡林懋亭先生。喬蔭士林耆宿也。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魁倫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旣

雄數陳詳盡奏入大動

上聽立授魁倫爲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踰年魁倫以丁憂回京先生亦赴部謁選見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於其來謁私叩之曰魁某與大獄汝何不阻之先生曰勸之不從奈何彼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不得已若魁某之好殺斷無好結局且靜觀之時懋亭先生在内城主魁倫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語親爲家大人述之無何魁倫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懋亭先生時甫選四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貪酷吏善逢迎

嘉慶初有進士作令吾閩者貪與酷兼而才復足以濟之初任晉江縣適大吏以巡閱過境距縣尙數十里卽有村間民婦提筐跪獻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民那知有大人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饋賂計惟田園中所有蔬菜可藉以展芹枕今適遇大人因思縣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勸戒近錄

先獻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大吏笑頷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悉令隨輿至城中領賞。及至行館。見某令大獎異之。因籌所以賞提筐者。則某令已代備銀牌百面。隨傳命分給之。各歡聲雷動而去。大吏又大稱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預爲之也。不數月卽擢厦防同知。爲吾閩第一優缺。莅任之日。適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捐部郎者。因起造園亭。親督工匠。自坐一圓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食鴉片煙之用。俄一匠亦携潮煙筒向燈吸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僕從不在側。携斧劈其背立斃。

匠亦旋被執送官。自認不諱。卽收禁牌示明日早堂聽審。而夜遣人語匠令供指使者。翼日匠供三入之妾某氏。籤拘某妾晚堂聽審。某家急使客以萬金賂得免。復使人語匠曰。某妾不肯到官。恐指使別人。明日覆訊。當另供。又某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實記公其妻。籤拘某妻則復使客加賂萬金。案遂定。蓋受篆甫三日。已乾沒二萬金。而於案情並無出入。於是八皆畏其貪酷。而亦羣服其才。大吏益賢之。旋擢守泉州。後屢緣事復遞降爲令。蓋歷任所爲率類此。終至輾轉褫職。有所在

幹僕陰記其前後所入不下五十萬金皆隨手散去。罷
廢之後兩日旋警兩子皆納貲爲郡丞者亦相繼而亡。
遂至一無以自存。竟佗僚客死俗所謂人財兩空者。此
令之謂矣。

同時有莆田令者漢軍人亦工逢迎。值某大吏過境午
憩於涵江驛館。莆中山水本佳。而涵江風景尤好。驛館
中一樓最擅溪山之勝。某大吏頗喜吟詠。因卽景成七
言截句一首書紙粘壁而去。越旬餘旋節復憩此樓。見
壁上有墨揚山水一橫幅。結構頗佳。幅左有詩款。就視

之。卽前所作截句也。適某令進謁。大加稱謝。並詢墨揚
如有餘紙。擬帶數幅回省垣。以分貽知好。則早已揚成
二百幅。精裱裝成。隨輜重發行矣。於是大吏復稱謝不
已。握手鄭重而去。旋有賻糧廳缺出。已擬題陞某令。聞
其暴卒而止。某令揮金如土。自奉極奢。而身後欠負纍
纍。同寅極力襄助。僅得歸去。近有吾鄉公車爲某宦帶
信物至京。親交某令宅中者。則所居極湫隘。僅一葵妾
應門而已。

盜魯官

有盜夜入某令家。露刃脅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爲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若所爲，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若貲，吾可以歸里買田，恂恂爲善人，不猶勝若之終身爲盜乎？朕其篋千金徑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其隣有微聞之者，傳播於衆如此。此江南某縣嘉慶初年事。

曹循吏

曹懷樸謹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也。作令吾閩，有循聲爲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宰閩縣時，值新廉訪莅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辦署中磁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而曹以百圓了之。司閩者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於廉訪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侯官所辦若干，卽卑職此一單已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爲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

出也。廉訪無知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而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以原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曰。尙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卽欲藉此訛詐也。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曹面貌枯槁。而少鬚眉。相者謂其終身無子。今五旬外已舉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清查浮數

乾隆末年。吾聞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臬司以寃殺七命。爲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並逮問入京。

純廟震怒。廷訊曰：施大刑。越日卽押赴市曹。時伍兩目耿耿猶能左右視。浦右腿已夾斷。橫卧車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車在京時所目擊也。當日總理清查局者爲田方伯。鳳儀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虧爲斷。又以迫促了事。就中應劃應抵者皆未及詳慎分清。撤局後總計庫款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不可復生矣。有古田令塔倫岱者。由滿洲文舉人出身。官聲本好。虧項皆有款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擬絞決。人尤冤之。方伯旋以丁艱歸。已過嶺將上江山船。忽見船頭約有官

銜燈七八對。最前一對上書古田縣正堂字可辨。心訝此閩員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徑入我船。及登舟乃並無一人問之。僕從亦無所見。由是得心疾。鬱鬱以死。

○修符

家大人陳臬山左時。考課灤源書院。有海陽修生者。文頗佳。異其姓。因詢家世。則讀書舊家。其父修符者。曾中解元。並述其父來省赴試時。途次遇夫婦二人。携幼子哭甚哀。詰之則將鬻子以償富家債者。修乃計其數。傾囊與之。及入闈。題爲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忽夢一

老人告之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警覺。卽以宋魯分
殷。出閨後。遇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卽將鬻子人也。堅請
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老人。宛然無二。詢
之。爲其父遺像也。榜發。果首選。按此事。已載先大父
天池公書香堂筆記中。家大人近復錄人制藝叢話。憶
張惕菴先生曾云。鄉黨自是昌平關里。然禮儒行篇云。
某少居魯。衣撻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宋魯並
稱鄉黨。非無據也。

與鬼說情

浙江某科。有温州某生。在號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鄰
舍生頗負膽畧。往詰其故。某生噤弗能語。鬼附某生代
應曰。我本無邪念。彼百般挑我。正與自成。爲夫所見。大
遭詬辱。實未受污也。彼不但不爲剖辯。反以風流自命。
故作得意之狀。使我無以自明。遂成短計。鄰生曰。此人
誠可惡。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與
君何干。鄰生曰。我平生專喜解冤釋恨。凡事總求有益
於人。鬼之情狀。與人當不懸殊。徒以抵命爲快。又何益
乎。鬼曰。然則君將何以處我。鄰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

有一子。今年十八。又問彼有子否。則曰彼有一女。已及笄矣。鄰生曰。今我令彼將女許汝爲媿。汝願從否。則曰此固所願。但此人無良。難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則再遇。又不知何時耳。鄰生慨然曰。我願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節向我索命可也。鬼沉吟良久曰。姑從君命。切勿食言。鄭重而去。某生頓甦。鄰生告之故。遂滿口應承。惟恐鬼之復至也。是夜鄰生甫就寢。即夢前鬼來謝曰。蒙君爲妾調停。此事已達神聽。彼生本應此科中式。今已移與君。我特來賀。但一出闈。即當急了此事。勿因循也。一場甫畢。鄰生即尋至兩家。各述顯末。數日之間。遂成吉禮。未幾榜發。而鄰生已高標矣。蓋鄰生數在温州各屬。辦理刑幕。亦微聞有此事。而未得其端倪。今既力爲擔承。如果翻悔。不難以訪案。竟其獄耳。此事爲郭蓮渚比部所述。時比部方隨任浙中也。

與鬼講理

鬼之情狀。與人無殊。可以情動。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趙生應鄉試。既入闈。飯後假寐。一婦人揭簾入曰。誤矣。非某人也。言畢。倏隱。趙生默記其姓名。時點名尙

未竟。趙乃倚號口棚欄。逢人詢問。旋遇一人。與所記姓名相符。語以故。且諷其出其人。初不省憶。久之復問。婦人年貌衣飾。趙以所見對。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懼矣。曩吾家有一輿夫。甚懦。爲妻所制。日被毆辱。弗敢較。一日見輿夫被毆。敗面。吾怒斥之曰。汝夫綱不振。一至於此。彼毆汝。汝獨不能毆彼乎。輿夫以一言激動。還毆其妻。其妻大恚。以爲天下之大。有妻毆其夫而已。今乃反是。此天下之大辱也。哭訾終日。至夜而自縊。此婦可謂至愚極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論以斥其夫。並非袒此婦以自縊。乃欲執是以雙戕我。天豈容之乎。於是同號士子聞之。其起爲文。向空焚之。剖說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若再夜出爲祟。當同詣明遠樓。訴諸闕帝。押汝入無間地獄也。是夜竟寂然。

淫報

楊雪椒光祿慶琛在山左藩任。聞其幕賓云。每歲泰山進香時。士女往來如織。有男女二人。於半山僻處苟合。旋爲人撞見。方思逸去。而下體已聯爲一。欲強分之。卽痛不可忍。旣而觀者愈衆。有識其爲某處人者。告其家。

往視之。則嫂叔也。其家人急以被裹二人。昇回活埋之。夫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鑒觀。況名山顯赫之區。而敢不顧倫常。肆行淫穢。得不受此惡報乎。

勸戒近錄卷第五

福州梁恭辰撰述

星沙賴昌期重刻

孟瓶菴先生

吾鄉數十年來。紳耆負重望。實足爲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菴公。超然公掌教鰲峯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父。皆從受業。公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茶役。而醇謹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儕偶。多信從之者。署中讌客。厨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見。並不忍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爲

之滅殺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日未晡。封翁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每會文輒不待晡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繕至解元名。不覺大笑。眾官詢知卽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尙健在。甫報政還朝。卽乞養歸。不出。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爲戒。云。道光年間。有修輯福建通志之舉。所有書中體例。局中經費。悉歸陳恭甫編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學二門。蓋沿宋史之例。同人擬仍其舊。編修謂儒林可以包道學。不必復立道學之名。毅然刪之。時家大人請假里居。語同人曰。道學莫盛於宋。亦莫盛於閩。此在他史可無。而在宋史則應有。在他志可無。而在閩志則應有不可刪也。衆皆然之。編修曰。然則本朝何人可稱道學。家大人曰。如瓶菴先生者。優人之矣。衆翕然無異詞。編修不能奪也。

葉宮詹

乾隆間。吾鄉葉毅菴宮詹。觀國以儒林文人。屢司文柄。

廉勤盡職。至老不衰。督滇學時。諸城劉文正公適奉使至。見公喜曰。吾見館閣諸君。一出學差無不面豐體胖。今君如此清癯。半爲校士清勤。半爲官厨冷淡。不愧爲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爲巨公婿。挾權要人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闔屬翕然。按試各部。約束丁役。無額外糜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罹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某某多派入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

而無一篇不過目。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留一幼僮在身後揮扇。忽扇風滅燈。飭僮取火。宮簷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當滅燈頃。宮簷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卷飛壓左手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徧示幕客。而不言其故。於是署中驚以爲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歲外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

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洊出爲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爲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貢者。尙指不勝屈。吾郡簪纓之盛。一時莫之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爲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則惟宮詹與瓶菴吏部爲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爲祝。不受。公以已署雙欸爲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行。公即日携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儀者。悉爲簿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取。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爲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卽罄盡。則等之自鄙無譏矣。

陳尙書

陳望坡尙書。若霖。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之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滋。生其間者。每多巨人長德。而公尤爲傑出。馭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

主知以仁恕字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 盛世。循分

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違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以皋陶爲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宥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勘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所指駁。奏入。

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掌刑部曰。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爲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錚錚有聲者。皆出公夾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鮮能保全終始。而後人亦多不振。今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爲長貳所倚任。又中庚子南元。三子景曾。以拔貢作令山西。孫承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則公之食報可知矣。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二十八歲之春。尙應歲試。仍不售。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遙舟至洪

山橋必小泊。卽省城之馬頭。過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轅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漠不爲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

不求人知。時和珅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遣犯由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禿。聲勢尙赫。臨行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噤無以對。碰頭出。卽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留賢入司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則堂官查出。是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

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禛之事發矣。汝尚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禛於某日出禁。司官卽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據。尙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戰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建陳老爺者。附錄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有益於公家。又如此也。望坡尙書亦常勸人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年顧式度。銓入禮闈時。夢見一人來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

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接筆立就。及謄真。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慊。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卷中惜字。乃其封翁勤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異口同聲也。望坡尙書撫滇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景福扶柩歸。聞瀕行。帶一副沙木壽板。爲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福不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我預備。且問汝真以我爲能終於里第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聞木材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則又何難得一美棺乎。因舉一故事諭之曰。昔有

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棺。旋嫌其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之。約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為利息。如是展轉數次。居然棺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沿及廂房。急入扛取。其棺業已被焚。忙投之小塘中。火旋熄。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尚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美材於萬里之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五子登科

福州曾霽峯刺史。暉春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屬某姓爭墳地。地故曾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會起棺改葬焉。曾隨亦聞其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謬矣。今則某氏之顯者漸替。其子孫亦寥寥。曾氏則繼起之書香愈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中丞。製五子登科

扁旌其閭而孫兆鰲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爲人所欺而但求爲天所佑耳。又聞曾氏自刺史之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抑亦好生之報歟。

廖氏陰德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爲廖家之表姪女。故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冊。蓋活人以干計。生平又最敬惜字紙。每自皆一

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污穢不堪着手者亦必拾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恒及時遣嫁。凡俗所爲試粧回門之禮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廖家尚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而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荃己巳榜眼。現官尚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荃字

鉅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許氏陰德

侯官許蔭坪進士。德樹自述其先代本籍晉江其曾祖母鄭孺人湖北巡撫魚門先生。任鑰女也。巡撫罷官。蓄修湖北省垣。孺人捐田產衣飾。合得白金二百餘。斥助工費。巡撫因得歸。遂携子女從父居侯官。而棄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州守義之。書門曰巾幗君子。而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者。力措金寄贖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崇楷乾隆已

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孫繼之。懿善乾隆辛卯舉人。廣

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擅有循聲。陸豐君尤濶達。好施與其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悉收為己女。時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為婢。公復攜歸。代為撫養。婚嫁婿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齡。冠瀛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瀾繼登鄉薦。家大人與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之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所僅見也。

官志齋徵君

侯官官志齋徵君。崇業鹽筴。世以忠厚稱。後負官帑。志齋代其父繫官者數月。復竭貲產以授代者。家遂破。志齋既貧甚。而善事其親。從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興太傅朱文正公典閩試。從落卷中拔置第六。文極古淡。言議紛起。文正公復命。

上索闈墨觀之。語公曰。前數篇皆佳。而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型。自是訾議者不敢鼓其喙。既試禮部不第。歸公為貽書闈中當事。代謀館穀。當事知某邑書院師未

定。以告志齋。志齋曰。去歲主是席者。言同學友某。倘奪

彼與我。實不願為。當事復改筆。某邑志齋曰。適聞求薦

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皆弗果就。嘉慶元年。詔舉孝

廉方正。汪中丞稔志齋賢。諸貧緣少年皆被駁。而獨舉

志齋以應。士論翕然。志齋以親意勉就徵行。至清湖病

沒。其友謝退谷孝廉。金鑿忽夢志齋來告曰。我壽數已

終矣。上帝憐我恤師母。育遺孤。命為侯官縣城隍神。遂

挾退谷偕之城隍廟。退谷請相依於此。志齋摩之歸。侯

官城隍廟在衙署中。少有知之者。明日訪其地。果如夢

卷九
境所歷未幾而志齋訃至矣。先是志齋之師某孝廉死。家無遺產。志齋迎養師母。而撫育其孤。至成立始還其故居云。

薩露蕭農部

福州鹽商。惟薩姓能世其家。自露蕭農部龍光為總商。其名益盛。農部之父啓源翁知遇本以忠厚起家。樂善好施。農部稟承家訓。又雄於財。故數十年來。陽施夜行之盛。為吾閩稱首。乾隆庚子冬。農部方計偕北行。翁既厚給之貲。俾得沿途周濟窮乏。辛丑春。適有引見官

進京者。翁復兌寄三千金。函諭另篋存貯。俟發榜後。以分吾鄉之報罷者。農部遵行惟謹。於是吾鄉下第舉子。無一留滯他鄉者。農部即於是科登進士。選庶常。散館。改戶部。京曹多清苦。惟戶部所入較優。農部悉留以資京寮之貧者。不足則捐貲以濟。同郡之謁選及與計偕者。多館於農部宅中。值鄉官某有迫於逋負。將以身殉者。傾囊助之。立解其厄。以丁憂歸里。遂不復出。時鹽政日敝。農部左提右挈。所代承課額。不下數十萬金。農部以一身肩之。推惠內外。凡鰥寡孤獨貧苦。無以嫁娶。斂

埋者。族戚之待以舉火者。士子之赴省試禮部試者。往往無半面之識。而莫不遂所求以去。有侯官令某。以虧空十吏議。並非素交。倉卒登門求助。慨諾之。某獲復官。又嘗增置鰲峯書院書舍。整修洪山橋。建東街文昌祠。新鼓山湧泉寺。乙卯之賑饑。丁丑之濬河。皆賴倡輸以集事。其實農部偶亦稱貸於人。非盡有餘而施不倦。人皆知之。嘗語人口。吾豈以財為德哉。視吾義所任而從之而已。必俟有餘而后散焉。則為善無日矣。有子十五人。皆相繼登秀孝之科。其孫非止。至今登賢書者亦不絕。

農部晚年無他嗜好。惟日喜為葉子戲。或議其荒於家政。然教子必以義方。嘗持蔚州魏敏果公之訓曰。敗家子有二等。放蕩賭博。驕奢淫泆。喪祖父之貲產。敗其家門者。此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妨賢病國。貪賄肥家。辱祖父之名節。敗其家世者。此聰明讀書之人為之。二者交譏。故知保貲產者。尤宜愛名節。又嘗誦關西張子西銘之語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使之為善也。輕。然則農部之所學可想矣。

林狀元

吾閩前明鼎甲最盛。三百年中。登狀元者十一人。榜眼

十二人。探花十人。本朝百餘年來。屢得榜眼。乾隆間。

有四眼開狀元。來之謠。時鄧允庭。啓元趙秀山。晉吳劍

虹。文煥林青圃。枝春相繼登榜眼。僉謂大魁可拭目俟。

而韓城王文端公。適以修撰來視閩學。遂應其語。直至

嘉慶己巳。廖鈺夫。鴻奎復登榜眼。而狀元仍虛無人焉。

道光丙申。林勿邨。鴻年始得大魁。何杰夫。冠英亦同登

榜眼。勿邨旋充。冊封琉球正使。加一品服。科名盛事。

萃集一時。余謂狀元在他省不足為奇。而在吾閩則為

二百年來破天荒之事。勿邨家世。余所未詳。而里黨噴

噴其令祖封翁某。一軼事。則發祥流慶。有自來矣。因亟

記之。封翁某嘗薄游歸。路過南臺之中亭街。見路旁魚

貨店中。喧扭一客。勢欲拳毆。客至哀求。不得脫。窘不可

言。封翁詰知。因索償欠負。詢其數。則銀洋四十元。封翁

慨然曰。我身邊適有洋銀四十餘元。可以代完此欠。即

出銀付之。事驟解。客德之甚。詳問封翁姓氏里居。及其

子孫名字。歸家。製一長生牌祀之。稱曰恩公。如是者二

三十年。至勿邨登第。此客尚在。乃造廬啓賀。時封翁已

逝詣其祖堂泣拜。並揚其事於衆。蓋至是勿邨始自知其始未隱德之。報信不誣歟。

楊光祿

楊雪嶽光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川資。枉道至乍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還蘇小住旅店。見隣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二十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彙集十餘金。遂孑然抵都。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寇陳望坡先生所賞識。不數年得京察典。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陳臬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爲光祿卿。此事雪椒先生並未自言。江蘇有刊本勸戒近事輯略一書載之。吾鄉人始知其事云。

貧家贈米

廖儀卿觀察言其祖光祿公。曾官百夫長。家貧歲暮蕭然無辦。日晡獨坐。有學射生送年敬一函。啟視之。錢票一千耳。自念我貧。尚有人送年敬。某親串甫故。妻寡子幼。將何以卒歲。乃懷票牽馬出門。往碓坊市米五斗餘。裝馬背躬送某親串之門。其家訝曰。廖家甫送米來。何

又送耶叩之。則其祖母王太夫人。於清晨已送米去矣。歸而詢之。王太夫人。乃言實念伊貧。又以吾家亦非有餘者。慮煩君心。故自典耳環購餽耳。公大喜。以臘酒相慰。藉曰相夫當如是矣。又言其父光祿公。奉侍王太夫人。務體親心。嘗有親串某。充縣糧書。蝕官項爲官所繫。治約以三日內不繳。當榜死。某妻持屋契泣告於王太夫人。求以此爲質。貸三百千。王太夫人語公曰。此好事。汝宜做。公敬諾。立與三百千。越日又來云。屋本有餘價。今官項尙不敷。求再貸一百千。王太夫人又語公曰。救人須救徹。汝宜做。公敬諾。復以百千益之。後微知其事。直而其契僞。請益之舉。則其夫脫繫後。令妻試爲之也。亦竟不問。

拾遺不還

廖儀卿又言其家。舊在城北之夾道坊。對門江西人開茶食店。一日有人裝束類衙署長隨者。入食。食畢。匆外出店。主人歛食器。則案上遺一小布包。解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入內。少頃其人踉蹌至。遍覓上下。顏色沮敗。謂主人曰。我本某公館家人。今晨本官付

我皮箱二隻。命我質錢。我在長生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遺此。求主人賜還。沒齒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誰檢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將何面目見本官。惟有投水死耳。時觀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日誓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衆乃釋然。其人起垂涕逕去。主人以其貨稍稍營運。販漆器於延平。往來大獲利。踰歲攜其子罄所有置貨。往延平貿易。滿載而歸。過南蛇灘。舟撞蛇頸立碎。片板無存。父子並溺。死水之言

竟驗。

辛生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並工刀筆。凡邑中健訟者皆歸焉。以此積有餘貲。而每遇歉年。戚黨之待炊者。不能沾丐其一粟。衆忿之。年過四十無子。禱於神。願以畢生福命易一子。夢神叱之曰。汝所作訟牘。變亂黑白。破人產。詐人財。多矣。逃禍不暇。尚望子乎。辛曰。業此多年。悔之已晚。如何。神手書放下。厨乃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覺而汗下。立誓改轍。雖啗以重金。不顧而反。爲人排解息

訟前後竟如兩人。如是者年餘。復禱於神。夢神諭之曰。汝近來所爲甚好。但汝生平尚有惡業。獨不自知乎。因手書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出蚌胎。十四字示之。辛心領其意。悚然而寤。而不知此二句所從來。時先祖資政公。掌教金石書院。辛固院中高足生。因以夢質公。公曰。此黃山谷詩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濟貧。自不難得子耳。辛乃罄所藏以施濟之。以平糶。如是者又年餘。乃夢神告之曰。汝年來積善。已達天曹。觀音大士。行將送子與汝矣。踰數日。果夢一白衣婦人。抱一嬰孩。自對岸來。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橫亘於前。白衣婦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爲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後果生子。且游庠矣。

潘封翁

同安潘文巖封翁。振承少孤。家貧。附估舶泛海。遇颶風。颶蕩不知所之。死生已置於度外。惟念家有老母。日夕哀號而已。越日風忽轉。數刻間。遂泊番禺。又越日前。舟再發。復遇風。竟溺。獨君以戀母不行。獲免。所齎貨適騰貴。得利數倍。人以爲孝思所感。由是以背雄嶺海間。廣

州饑捐米萬石助賑。會人疫，施棺五千餘具。修華圃書院及紫陽祠，增餐錢供遠來學者。他義舉多稱是。乾隆中，以劉金川助餉敘軍功，加三品銜。卒年七十有四。嘉慶末，自嶺南歸葬同安。子七人，皆有位於朝。孫多登科第者。同里陳恭甫編修為之傳。

祝封翁

浦城富而好禮之家。首推祝氏。余長姻東巖太守昌泰之嗣父恕亭翁榮封者，慷慨多義舉。邑之南浦書院膏伙無出。翁獨力捐資。至今士林頌其惠。時省城鰲峯書

院經費亦告匱。翁復捐助之。合兩書院捐數不下數萬金。太守之本生父和亭翁乾封者，亦好義而早卒。其繼妻徐太恭人體其志，捐膳產數萬金修復全城。並修刊縣志。皆祖勗齋尚書董其成。大吏為聞於朝。今吾閩志乘並載其事。太守之季父簡亭翁緝封尤疎財仗義。濟人之急。戚黨中無不被其恩者。喜為人排難解紛。無論識與不識。有來質者輒相悅以解。近有人自四川來者，相傳為蜀中某縣城隍。今浦中祝氏子姓繁盛。簪纓不絕。其源有自來矣。同時有季子駿明經新元者，樂善

好施為里黨所推服。道光四年。邑中荒旱。常自囊數千金。往鄰省買米。回浦減價出糶。所全活甚多。近亦聞其為廣東大埔縣城隍。季與祝為世親。子駿又與家人入善。因並錄之。

張解元

浦城張陟。菴孝廉。翹祖墓為江山黃姓所佔。已倒棺棄骸矣。張合族中子姓控於郡。郡伯趙某受黃賄。勒張誣服。張堅不從。至熬刑夾腿。暈絕不少悔。時值辛酉鄉試。張求赴省應試。郡伯不肯。丐人再三請。勉從之。曰看他

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閩主考為姚文儂公。至八月杪。尚未得元。一日睡中。聞堂前履聲橐橐。又聞嗷聲。起跡之。實無人。時同考官皆披衣起。因飭各覆檢落卷。有同考官丁曰。恭者。是夜夢有人偷其印。心甚惡之。丁每閱卷。錄取者必蓋用道心惟微小印為識。適得張卷。講中有道心惟微語。大笑曰。此殆即偷印之徵乎。急薦之。姚一展視。即大激賞。先將張卷別錄一紙。編示同人。曰。此我擬作。乞諸君子正之。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真堪壓榜矣。姚乃出袖中張卷示之。即日定元。揭曉

後郡伯以事罷去。訟亦得直。於是浦中人皆稱爲張孝子。未幾而張之從弟夢魁張之子廷書相繼登鄉薦。皆當日同在訟庭受威嚇者也。此事姚文僖公爲張之封翁作壽序。曾述及之。而夢魁廷書皆曾在南浦書院受業於家大人者。故得聞其詳如此。

惜字速報

余侍居浦城。倡爲惜字之舉。凡檢拾焚化諸冗務。悉陳蓮航茂才洛力任之。日與檢拾傭工相交接。不憚煩也。蓮航本居福州。携其子授讀於浦城。一日其子得狂疾。

跳而出。夜行俵俵。幾爲路鬼所擄。有拾字傭素識之。時夜已深。乃掖之入粵山道院。而使人通知蓮航。凌晨引歸。疾亦尋愈。當日尋覓者皆注力於城外溪邊。而不知其近在市廛之內。向使不遇此傭。恐當夜卽有變故。向使此傭與蓮航父子不相習。則亦未必卽引之使歸。僉曰此惜字之功也。事方創始。而已有食其報者。可以勸矣。按惜字局中。有同事孟姓者。其人向不讀書。而偏知惜字。自言十許歲時。卽沿途收取。樂此不疲。每年於所檢字紙中。輒有所得。或銀錢。或首飾。數雖不多。而

貧家則不無少補。一年於小除日。合計本年卻無所得。亦不以爲意。次日除夕。值各家掃除之殘紙。沿街堆積。孟耐心尋檢。果有字紙。持歸審視。則中有錢票一紙。載錢五千文云。

某秀才

浦城某生。頗有文名。書法亦秀整。又精星命之學。風度恬雅。言辭曉暢。前邑侯周賡廷虎拜優待之。周政尚猛。待士尤嚴。而獨與某生厚。出入無禁。言聽計從。合邑爲之側目。又與其富翁善。某生之父本名宿。某翁曾受業

其門。近又延某生課其二子。故情誼尤篤。外事惟某生之言是聽。凡田產交接。悉付某生主持。某生家本赤貧。至是而漸裕。蜚語亦漸起。某翁雖聞之弗較也。旣而乾沒之實跡。日漸宣露。某生不自安。辭館出。復移家於遠鄉。以避譏訕。所積旣多。乃就宅邊開一典鋪。仍函乞某翁飲助。某翁慨贈以千金。未幾病卒。彌留之際。尚以手囑付其妻。持往某翁家。求助喪費。語有所挾。某翁仍以三百金遺之。自是兩家不相往來。而某生負某翁之名。遂播於人口矣。踰年。所開典鋪。忽遭回祿。延及所居。悉

歸一燼數子皆不才。流落至無以自存。其妻旋自縊。先
一日告人曰。我昨夜夢至一官府。見吾夫裸身囚首跪
於庭隅。我問其何以至是。則曰。生前所爲種種惡業。至
此皆破露。夫復何言。合邑之人咸謂報應之顯無踰此
者。或又云某生鄉居。曰。尤無利不鑽。有所善某監生家
有餘貲。自負其相必貴。而囑某生以星命合之。某生叩
以必貴之故。則曰。我有陰相。腎囊中有一黑痣。此外人
所不知也。某生因與所私鄰婦言之。囑鄰婦聲稱與監
生有舊好。今貧無食。願依監生爲妾。監生愕然。謂從未
識面。何得相誣。則以私痣爲證。監生語塞。某生乃出爲
調停。以六白金與鄰婦。而某生陰分其半。監生旋悟。漏
言之故。遂與絕交。某生嘗自推星命。謂當得六十二歲。
以血疾終。乃於五十二歲。暴患血淋。遽卒。蓋亦多行不
義。陰奪其算歟。

棘闈遇鬼

孟樞菴先生云。吾鄉乾隆己亥鄉試。首場有三怪事。其
一人首場交卷畢。忽發狂。出棘闈入市中。遇人輒搏擊。
其一人甫領卷入號舍。忽狂叫曰。我只能爲呈辭。使人

相攻陷。胡強我作八股藝。爲尤異者。推字號泉州某生。日將夕。大呼疾趨出號舍。號軍四五人挽之不可得。但呼曰。貢汝五年。今始獲遇汝。汝不得他去。旣乃奔出庭中。監臨命以水沃之。如故。尋跳躍不可制。則縛之守於二門內。門開。乃移於貢院官廳。目直視。其兩手與鬼搏。盡腫。余兒子與鄰號親見之。歸以告余。且曰。大人舊稿中。不有癸酉筆記乎。余曰。閱二十餘年。已失之矣。因憶癸酉第二場。余亦坐推字號。甫入號。號軍相與偶語。微怪之。次日將出。號軍曰。昨欲告官人。恐驚懼也。首場有

外郡人已完卷。忽據案攤卷危坐。若作校閱狀者。某視其神色有異。曰。卷已完。可以出矣。不應則濃墨自圈其文。訖尋又塗乙之。愈益怒。則拍案扯破之。奮然出。若有驅之者。此非鬼爲祟。而何夫作不善者。方自謂無人知。覺幸免刑誅。而孰知冥冥之中。乃於大廷廣衆。顯示其報可畏也。或曰。故事。凡貢院啟門時。主者先召鬼入。故恩怨之報。尤顯異云。按召鬼之說。歷來相傳如此。京城貢院。明遠樓四角。高插藍旗。聞亦係爲召鬼而設。而余隨任粵西。值家大人三次監臨鄉闈。並未聞有召鬼

之舉。豈邊省獨不行乎。然歷來場中果報之事。則層見疊出。亦與他省無殊也。

陳衍娘

晉江陳筍涓太常。大玠為諸生日里中有婦陳衍娘者。夫出獨居中夜暴死。太常廉知為不從某甲逼脅也。語其夫若鳴諸官。吾當為爾具狀。其夫懦以無左驗不能行。復請詣衍娘外家。則已受某甲賂矣。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於分司某。某亦以事入。不能為力也。信太常語。書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尋甲辰鄉試。應舉首題。

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太常素豪爽。不喜作理。題構思甚苦。越日晨起。見有揭其號舍簾者。一婦人衣蓋布襖。曰。吾陳衍娘也。攤卷不覺文思沛然。是年中式。

開墳鑿棺

近日浦城開墳鑿棺之案層見疊出。然皆不開男棺。而開女棺。則女棺多厚。斂之故也。浦俗殮其婦女。雖貧家亦必附銀器首飾。富家則金珠寶玉充身矣。余伯兄之繼嫂沒於浦寓。伯兄請家大人視含殮。守平日家誠。金

銀器毫不入棺。外人傳爲笑柄。以爲如此門第而薄待
亡人如是。家大人憐其愚。嗤其妄。曾作厚殮說一首。冀
稍有挽救。而浦人之省悟者。仍寥寥也。聞近年有數月
之間。報控鑿棺至數十案者。邑令某憤然曰。誰叫汝作
孽以致此乎。置之不理。控者無奈之何。又聞近有舊家
子某者。其祖父皆孝廉。至某而家計日窘。無以自存。憶
其母殮時。尙有銀器附棺。乃託言墓中有水。應遷葬。遂
開墓鑿棺。取其首飾數事。而將遺骸火葬。聞者皆不忍
言。未幾而某暴亡。其家遂絕。嗚呼。天理絕矣。人事又焉
得不絕哉。家大人厚殮說曰。客有詢於余曰。山縣患
盜。而其禍莫烈於斷棺。比年此案疊出。巨紳富戶。尤惴
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
曰。死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首足形而已。今
會典及通禮。並載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
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
上。五稱。複三禪。二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六品以下。
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
玉。而云屑。但取容日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

含但稱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尙有制也其肯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不及男棺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彰彰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之殮其子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甯厚而無薄是名爲愛之適所以救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貽之以身後之灾剝膚之慘在子孫爲不孝在父母家長爲不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以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禍卽極於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孝子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家大人寓居浦城手撰停葬說釧婢說厚殮說三篇皆此邦積慣頹風小憚大聲疾呼以期家喻戶曉而厚殮說尤爲切要惟望勸回一家旣免一家之禍勸回一人卽免一人之行苦口婆心非可以尋常文字視之也因謹附錄於此

勸戒近錄卷第六

福州梁恭辰撰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某太史

乾隆末年。吾鄉某孝廉。留京過夏。孝廉家本小康。以年
 少登利。儉衣美食。讌遊吟嘯。習以為常。凡九上公車。而
 家計遂落。京居多所稱貸。歲暮索負者盈門。孝廉素矜
 惜顏面。計無所之。竟自縊。為兩僕所救。而蘇時。同鄉官
 及同公車者。咸往慰視。有某太史與孝廉行徑正同。往
 來素密。亦隨眾至。乃睽無一語。及退語人曰。此某欲自

拔苦海耳。所以救爲救之。適所以苦之矣。衆皆怪其持論之乖逾。數月而某太史亦自縊。羣救之不蘇。時家大人在京。目擊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論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而某太史之爲此言。則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此孝廉所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華之選。衣帽閒雅。筆硯精良。斷不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鄉士夫之耻。官連之哀也。家大人曰。此中必有因果。特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驚。可愕之事。有甚於此者。自李許齋方伯開其端。而王小華廉訪繼之。某監司又繼之。某運使又繼之。某學政又繼之。甚之以狀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餘年之間。此事乃層見疊出。論者率謂其人之命運使然。非必盡關因果。其然豈其然乎。

林先生

林翰雲先生。是中乾隆甲寅榜副車。故於家大人亦有同年之誼。後以甲子舉人大挑二等。歸時家大人陳臬。山左邀留署中。授余兄弟輩讀。工時文。善講貫。聽者忘

疲惟膽過怯尤懼雷。一聞號號聲，卽神色俱變，獨坐室
內戰兢而已。若在稠人廣衆之場，則必跳往空處，立衆
詰其故，笑曰：我三十歲以前，尙不至如此之懼。一日由
福州至連江，坐一舟，同舟者十餘人，中有父子二人相
詬罵者，而子聲益厲，其父遽走後艙避之，尙咳嗽不
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聲，霹靂從船桅下擊其子，立
斃。桅爲之斷，舟旋轉浪中，幾覆時，余已驚絕去，半晌始
甦。自是膽爲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處者，尙恐爲人帶
累耳。

庸醫

先外祖蘇年先生，卧病時醫者日數人，皆庸手，有鄭姓
者，其名最盛，而其技實最庸。每與衆醫互相標榜，商立
醫案，遷延月餘日，而先生病遂深。適陳修園邑侯念祖
新歸家，大人自往延之，徧視舊方，嘆曰：皆此等庸醫所
誤。而於鄭所立醫案，尤切齒批其後云：市醫伎倆，大概
相同。越日衆醫至，閱陳所批，皆氣沮。鄭暗曰：陳某何以
呼我輩爲市醫，聞者莫不匿笑。而先生卒不起，不踰年。
此數醫亦相繼殞。時號鄭爲市醫先生云。又有某姓者，

本名醫之子而其術不逮父遠甚。每診婦女脈必揭帳
熟觀。曰問聞望切必先望。而後切。此古法不可不遵也。
後爲一少婦治病。竟以目成私合。其夫憤甚。延妖鬼捉
其魂。一日晡歸。甫八門。卽仆地。謔語自述其生平陰惡。
謫論不休。踰時遂絕。同時業醫者無不引以爲戒。家大
人曰昔人有言。士君子無以刀殺人之事。惟庸醫殺人。
其慘卽無殊手刃。若復包孕邪心。亂人閨闈。則其孽愈
重。某之暴卒。非妖鬼之能作祟。實其人之自犯冥誅。紀
又達公嘗戲爲集句以贈醫者。有醫來寇至之對。其言
不爲苛矣。

天道好還

林于川先生兩化先祖資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剛直。司
鐸。德有某生家頗裕。而所爲多不善。先生屢戒飭之。
某生銜恨。誣先生以他事控於府。太守全某與某生比。
先生面訴於太守。詞又慝直。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遂
先生。乃獻洋銀五百於太守。控先生得贓。送省委審。委
員又袒護全守。呵斥甚厲。先生曰此事若不得直。我當
京控。亦呵斥委員甚厲。大府聞而惡之。上下鍛鍊成獄。

遣成烏魯木齊。此乾隆六十年事。踰年而全守亦以遣罪至。時先生以嘉慶元年恩赦釋回。戒行之日。全守適到。先生具舊屬手版。到門問起居。並稟明即日東行。於手版中夾呈一詩。賤云。五。百花邊亦小哉。忽將名教掃塵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汝卻來。全某正早餐。閱之。且噫。且吐。暈倒於地。幾至不起。

赴席後至三事

林樾亭先生胸羅列宿。口若懸河。每當讌集時。高談雄辨。四座傾倒。家大人以通家子弟。最喜親炙。侍談。藉撮其言論風采。一日隨先生爲伊墨卿比部招飲。至則法時。帆祭酒游形貞侍御已先在座。因候一公車客。久不至。時先生館內城魁倫宅。祭酒居厚。載門外。皆欲早歸。而晷已加申。因匆匆呼肴促酒。食次。先生忽舉一故事云。某科鄉試。有同考官閱一文。甚不佳。因棄去。俄頃其卷復還几上。如是者數回。不得已姑薦之。竟得中榜。後見某生語之。故並詰以平生有何陰隲。某生無以對。固詢之。則曰。虛度四十餘年。實無一善事可紀。惟歷數半生。凡遇人招飲。無一次不先到。惟恐煩主人守候。或卽

此亦可為方便乎。言甫竟而司閽者報公車客至。乃大笑而散。余謂此先生觸機戲謔耳。而應酬世故中。亦實有此可厭之事。夫一飯之頃。本不甚費日力。如果忙不能至。即應早辭。即不肯辭。即應為主人計。為眾賓計。乃裝模作樣。顛預不前。徒使主人蒿目以須。坐客枵腹相向。僮僕慍形於色。厨子叉手而嬉。如果係尊師貴宦。尚不免局外譏評。況同此平等耦俱。何可不稍加體諒。其最可恨者。入覲之外官。假襄忙狀。要津之熟客。力避閒名。此兩種人赴席。無有不後至者。長安道中積成惡習。

雖名場之小節。抑亦君子所深譏歟。記在京時家大

人嘗告余輩曰。昨為門人祝雲帆中翰。春熙招同程晴

峯。喬采達玉圃。麟兩儀部。李蘭卿中翰。彦章往其家陪

新任金華太守楊古心。兆璜候至燈時。古心尚未到。雲

帆大怒。見余四人。有饑色。乃先入座。楊飲且曰。古心必

不來。即來亦當不理他。飲至三鼓。肴核已盡。而古心忽

來。雲帆乃侈口肆罵。聲色俱厲。僅以一羹一飯了之。古

心大慙。泪而去。聞者皆以為快。又一日。為聞春臺侍讀。

人熙邀同程春廬駕部。同文陪一外官早飯。待至日將

晴客尙不到時。余三人皆在軍機行走。春臺又因明日木班須早入。皆不能久待。遂大恣飲。噉而散。甫上燈。春臺卽閉門睡。須臾客到。閤人傳命曰。主人明日早直。陪客皆須入。亟不及相待。改日另請可也。客亦大慙。沮噤無一詞。京官傳爲笑談。此二事雖瑣鄙不足道。記之亦可爲戒云爾。

周封翁二事

浦城周封翁。之縉兄弟五人。翁其季也。稍長卽販運於福州。輒獲利。其第三兄如之。效其貿易。輒失利。因債弟

所置貨物。及行期必與同。翁亦樂爲兄伴。於是各運米至省。半途翁船破。應修治。客有傳省城米貴者。兄遂別翁先往。果獲利。復市他貨旋浦。翁方至省。則價倍長。更獲利無筭。其兄歎其福厚。妒心頓消。後因運米至省。登陸後見船底一大孔。爲巨石橫塞。如人工嵌成者。乃悚然曰。貪天之功。不如知足。遂不復賈。每與人清釐賬項。凡分應歸己者。必掃去尾數。佯爲不知。或以誤告。翁笑曰。不誤。吾爲子若孫留餘也。以孫鳳雛得地贈四品銜。鳳雛字儀軒。由邑庠生入賞。爲鹽運同。喜書畫。善鑑藏。

家大人掌教南浦書院。日與講論此事。遂相交好。儀軒慷慨好施與。日以濟物爲心。而尤有功於桑梓。縣城東祝家岡。爲地脈所關。自因修城鑿石其巔。大有高岸深谷之懼。鄉試亦屢脫科。時令浦城者。爲金溪陳士竹。牲與紳士謀所以補苴之者。屢不得當。儀軒乃慨然獨任之。不半年而工竣。費白金一千有奇。逾年而縣人登鄉薦者至五人之多。前此所未見也。又逾年而儀軒之子啟豐。啟棠。相繼游庠。而啟棠卽登鄉薦。見義必爲。旋自食其報。陳士竹爲勒其事於碑。

撻婢微言

先妣鄭夫人。性寬慈。不得已而撻婢。每不著痛癢。而轉爲黠婢所侮。先妣明知其然。亦不校。其待孔媪竈嫗。往往受其倒持。而家道乃蒸蒸日上。起棄世之日。婢媪無不哭失聲者。嘗喜述一故事。云有親串喜撻婢者。婢脫走。手簾鞭盛氣逐之。婢逃出廳事。適庭前有裁縫工數人。婢呼曰。司父救我。土俗呼做活計人爲司父一工人笑曰。汝是自作自受。非我所能救。誰叫汝前生喜撻婢乎。撻婢者手頓軟。鞭墜於地。而返。按此是笑談。然簡而能中。殊有古人

諫諫之意其事不必有而其理則不磨矣。

買業微言

常州某觀察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賣者情急則愈加刻剝其子在旁甚不過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增價使兒輩他日賣去亦可得善價其父愕然自此稍悟後觀察死其子改從厚道一反父所為因幸保未敗此子可謂幹蠱其觸機片言真足醒世矣。

地封異姓

浦城吳世熹式丹祖勸齋尚書之母舅也尚書家本有

恒產其封翁率英為邑諸生勤於讀書不善理生計而世熹工於營運常販鹽蘇州輒得利封翁因出已貲求世熹代為經理二人親串本相得世熹慨允之浦產諸物歲至蘇州者如茶葉蓮子香薷諸物獲利頗厚而係為封翁代運者每不得利世熹所自運者則倍獲如常封翁初不以為疑而世熹則大以為歉乃另定章程一年劃為兩次以祖貲悉歸春運以已貲悉歸秋運則是年春運盡絀而秋運極贏次年易已貲為春運以祖貲八秋運則又春贏而秋絀再次年仍祖春運而吳秋運

而春緇秋贏又如之。浦城人常以爲笑柄。於是世熹語封翁曰。君非商賈中人。可不必事此。但專勤本業。盡心課子。所有生計。吾當任之。時吳家日起。富甲一鄉。乾隆丁酉。尚書舉於鄉。世熹令封翁挈之進京。長途資斧。京居薪水。悉爲籌備。次年。尚書遂成進士。入翰林。改刑部。世熹皆厚資之。歲以爲常。後尚書請於朝。以侍郎任內加一級一品。封誥。賚贈世熹。浦人榮之。嘉慶間。重修縣志。尚書屬家大人爲之傳。時家大人方主南浦書院講席也。

喪心現報

丙申春。仲兄挈嫂祝氏。由省垣歸甯浦城。嫂氏多子女。故所帶乳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國寶亦隨行。途中病卒。仲兄出貲。使二役買棺斂之。二役者。即閩縣所派護送之差也。將其斂費。侵吞過半。棺旣惡薄。並其隨身衣服。剝去殆盡。而余兄與嫂皆不知也。二役本當回省。故國寶之柩。卽與之同回。未到省時。一役之父。夢見國寶云。汝兒狠忍已極。渠所著之套褲。予物也。予當訴之地下矣。國寶之父。亦夢其子云。兒已死。惟二役忍心害

理必有以報之。國寶父得此夢後，即來家探問。及差回，則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見父，父詢所著之套褲何來。初不以實告。其父曰：子早於夢中知之。國寶在地下候汝，汝必不免。役始惶恐。隨於是夜發窆，熱卒。其一役亦於旬日內相繼而亡。此事予家內外皆能道其詳。其事至小，而報應最速，尤最顯。此鬼神幽明之道，確然示人以可見者，亦可為下流說法矣。或曰：天下劫奪人財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觀此一事，一役良心早已喪盡。其為素行不義者可知。非即為此事而死，此事特其一端耳。

賢母訓子

吾郡郭壽川邑侯。昌年少孤而貧。其封翁縣斗業儒，兼學醫。嘗語人曰：醫為九流之一。其意專務活人。若依以為利，則與市僧何別。每為戚黨治病，雖極窘亦不名一錢。富室有感其活者，厚資之。必再三辭而後受。則即以其錢賈善藥，合丸散以濟貧病者。中年而卒。家無擔石儲。易箒時，握壽川及其妾許氏手，目直視不語。許問所欲言。久而嗚咽曰：吾半生讀書而不能成名，惟願此子

酬吾願耳。許領之。而暝時壽川年甫十二。許卽其所生母也。殯殮粗畢。許卽集親黨告之曰。諸君皆曾受先人醫藥之惠者。今未亡人家徒壁立。弱子伶俜。無以自存。願諸君鳩貲以爲生計。不敢奢望。只集得三十金足矣。衆皆慨諾。各書單。如數付之。旣而曰。爾得此金。究竟作何布置。許曰。以爲孤子書本耳。俗以童子人學從師之資爲書本衆皆曰。吾等以爾得此金。將謀一小經紀。歲取子錢以度日。若專爲書本計。則有出無歸。此錢立盡。後將何繼。且此子年已長大。未見其後必有成也。遂將前單收回。一開

而散。許聞之。號天大哭。壽川亦哭。隣媪見而憫之。曰。爾等且毋哭。吾恰有餘錢千文。爾携去壓花會。或死者有靈。得當亦未可知。許乃拜受。卽托隣媪料理。踰夜竟得償錢三十千以歸。許乃將錢托所親生息。而自以針紉佐之。日督壽川入塾讀書。不數年卽入泮。道光戊子。舉於鄉。已丑聯捷成進士。作令山東。踰年。遂以養親乞歸。爲其母請七品封典。聞今尙康強。隣媪亦時往來其家。如至戚云。

救魚不果

侯官某孝廉曾與家大人同受業於林暢園先生。茂春之門體貌豐偉。文筆亦雄傑。羣以遠到相期。先舉拔萃科。復登鄉薦。某科以公車北行。於江南舟中。夜夢一金甲神求其護助。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忘之。午後見漁舟以一大赤鯉求售。索價二千。某許以千錢。不諧而去。忽憶夜夢。急令舟人增價售之。而先為鄰舟所得。已斫其項。批其鱗矣。同人皆謂讓之。某由是驟得心疾。遽卒於京師。家大人曰。凡為民物所托命之人。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世魚坐不知人。而遂無以自救。魚之負人。歟抑人之負魚也。

命案納賄

永福江心葵邑侯。景陽於余家為世交。以乾隆己酉舉人大挑。分發雲南。補宜良縣。官聲甚好。值檄委運京銅。離任。紳民皆依戀不舍。合製一楹帖贈之。云。不負國。不負民。不負所學。能為父。能為母。能為人師。紀其實也。銅差竣。仍回本任候陞。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勢弱。而兇手饒於財。欲賂以免。心葵不為動。值臥病。其子暗納其賄。遂以誤傷結案。而心葵不知也。又數月。乞養歸。起造園

亭就山伐石令其子督工竟為大石所壓死心葵慟甚有所親知在濱納賄顛末私嘆曰此子死晚矣為心葵所聞不能隱其事乃播於外而心葵之痛亦遂紓矣

廣愛錄

孟瓶菴先生戒殺本於家傳嘗輯古今戒殺事為一卷名曰廣愛錄中有數條皆吾鄉數十年間遺言近事因彙錄之云張惕菴先生甄陶有家政須知一卷中一條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皆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則知不皆食

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

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當稍存愛物之心也按此

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經

邦已中解元成進士矣又云何念修侍郎逢億言蘇州

有一鱸魚麵店獲利數倍於他店其法以鐵針環釘蒸

籠上使鱸魚環走自剝出血以和麵味甚美後數年晚

出忽不歸其子沿河岸覓之行數里則已死於水將負

歸見鱸魚數萬環繞其腰腹間此亦報應之最顯者也

又云陳劍城給諫化龍言吾鄉前輩張无闕先生遠有

和曹秋岳開籠行序云。秦景天、白連江籠鷓鴣寄曹。曹悉放之。作開籠行。余和之。結語有開籠放入青霄去。還爾悠悠天地身之句。余每讀而慕之。世人既以雞鳧爲常饌。而於野雀、鴿子、鷓鴣、鶻鶻之類。復掩取無遺。以爲適口。或謂之野味。或謂之山味。又謂必生拔其毛。方得淨盡。慘酷不可名狀。登俎無幾。而罪業有邱山之重矣。給諫爲此言時。旁有哂其迂者。今給諫二子。皆聯科登鄉薦。又云。余已丑歲在成都。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巡檢潘某謂取之松潘。半月可得。余函止之。

後復患啖喘。醫者欲製霞天丸。以牛肉熬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家世不食牛。亦不從。然余病亦尋愈也。大凡諸殺戒中。耕牛最重。余曾另編戒牛集覽一卷。昔程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屠之。客曰。老牛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蟲之災。皆俗不善所致也。此言從本原上說來。大有關係。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爲擇寢處之。

地死必以錢僱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入牀下。驅之出。流淚不止。此侍疾諸人所共見者。孰謂畜類無知哉。又云。畜產自牛犬斷不可食外。驢馬肉亦不可食。往在都門。見西城某衲鬻驢肉者。云傳之數代。然而狹而長。宛然驢形也。至馬肉則皆病而不堪乘騎者。始就殺。食馬肉者。往往患馬釘瘡。又瘟疫盛行之年。得病而死者。皆係素食牛馬之人。何苦爲口腹而受此苦報哉。又云。余官京師。生日。有同宗某餽一羊。厨人問殺以宴客乎。余許之。遂出門。泊歸。僕人告曰。羊已殺。腹中有胎。余甚懊悔。遂不能下箸。壬辰歸里。爲兒子成婚。時先君子早已戒殺。舊交十數人。公送羊酒。先君子曰。此不可卻。受而畜之。鼓山湧泉寺。先君子之慈心及物。而處置得宜如此。又云。有好食鼠者。家甚饒。故納鼠於倉廩中。恣其食。肥甚。乃掩取之。炮炙以爲美味。此暴殄五穀。而兼殺生者也。後其人死於水。先祖朝議公。一生持殺戒。常勸人不必畜猫。一日立門外。有數鼠疾走。衆欲撲之。朝議公力阻而止。衆譁然笑以爲迂濶書生也。先君子偃卧時。鼠或窺床簣間。器物一無所毀。嘗

謂人曰。吾家百年不畜貓。我不害鼠。鼠甯殘我物乎。此雖小事。亦所當守爲家法者也。又云。少聞長老言。有一縣尹。喜食鷺掌者。熾火於鐵片之下。籠鷺令跳躍其上。久之兩掌漸厚。乃取而烹炙之。又繫羊於楸。令庖人割脇以手取其心。後患惡瘡。展轉床蓐。乃死。時人以爲報應無爽云。

盜報恩

甲與乙皆福州南臺人。素相善。乙偶辭甲去。不知所往。甲思之甚。甲精於賈。家漸裕。廣廈連雲。食指數百。門前

開酒店。日坐其中。稽出入焉。一日乙過其門。甲大喜。挽入店中。敘契濶。且曰。比余家計日繁。必須相助爲理。乙難之。強而後可。甲優待之。如親兄弟。亦日坐店中。有挈磁瓶來沽酒者。就壚頭飲瓶。將罄。復沽益之。而已入醉鄉。乃携瓶去。不數武。跌於牆邊。瓶碎。酒潑牆。不顧而去。乙熟視之。問曰。牆內有室否。曰有。曰今夜須防賊。渠之醉跌皆僞也。牆土得酒而鬆。易於掘耳。乃篝燈於室伺之。夜過半。果聞牆外登登聲。俄而牆穿。一腿先進。遽持其腿。而開門捉賊。則一無頭人。橫卧牆外。衆皆駭。乙令

速將死人碎爲數段。裝大酒罈中。連夜擡至江邊沉之。仍閉門睡。至天明。乙告甲曰。此三日內。宅中人不許擅出。外來者。無論何人。作何事。幹皆須一一告我。越三日。甲告乙曰。前兩日。並無出入。惟今晨。有村農來議賺糞事。緣宅牆盡處。有一廁坑。約明日早晨來盤糞。已許之矣。乙默然。待至夜深。卽率宅中人先盤糞。糞盡而人頭見。乃取頭出。盡復其糞。而以囊盛頭。加石而投之江。翼日。果有卹農五六人來盤糞。事畢無所見。相率去。於是乙告甲曰。此後可高枕無憂矣。居無何。乙復辭去。苦留之。不可。詰其所往。則模糊以應。時吾鄉海寇正熾。被獲者輒斬。每案至少亦十餘人。一日有押海案赴市曹者。則乙在焉。甲大驚愕。就抱之而哭。押者皆側目。乙忽舉腳踢之曰。便宜了汝。我正想誣攀汝。今無及矣。甲被踢暈絕仆地。久而始甦。徐悟乙以一踢數言救之。否則海寇之黨鮮不被逮矣。乃感乙之恩。越日私往收其屍。而經紀其家室焉。古言盜亦有道信矣。而如乙之智術。乃能救人。何不能自救。此盜之所以爲盜歟。

溺愛之害

吾鄉有胡姓者。精堪輿之學。一日為人尋地。小憩郵亭。見一乞人。年將四十。帶一七八歲兒。在亭側煮飯。胡斥之曰。觀汝壯健。何不傭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我。詰其故。答曰。我本富家。當我幼時。我祖督我讀書。學技我娘護持不肯。又事事順我。凡飲食必供我快意。及我祖沒。我。一事不知。日同匪類往來。弄出禍事。將家產賣盡。妻亦嫁人。僅遺此子。今欲傭工。又不曉耕種。故帶子覓食。豈非我娘害我乎。嗚呼。此人以不孝彰其親之過。固不足責。而世之一味為慈母者。亦可以思矣。

林韶軒孝廉

閩縣林韶軒。緒吉甫伯兄乙酉同年也。夙稱孝友。尤好行方便事。相傳其於道光甲申年。結同人為文社。年已過半百。鄉試屢薦不售。志不少餒。時有以大古硯求售者。韶軒審視之。知為唐陳觀察墓碑石。遂不吝價買之。尋訪得其墓。集同人為之重修。即以硯石樹其前。復為設祠越山。春秋致祭。一時傳為佳話。雖事出公舉。而韶軒之力居多也。踰年。忽夢至一所。殿宇巍峩。歷階級而上。見南面一神。垂旒端坐。似人世所奉文昌帝君。又一

人旁坐。古衣冠。容甚溫霽。呼韶軒至前。謂之曰。我卽唐
舊觀察使陳某也。承子相待厚。我必有以相報。遂引至
帝君前。若有所請者。旋即醒。爲人述夢境。猶歷歷如繪
也。是秋遂中式。按唐黃璞撰陳觀察墓志。載墓在閩
縣興業鄉太平里。考宋太平興國中。割敦業等鄉置懷
安縣。明萬厯中。裁歸侯官。則陳墓實在今侯官三十四
都崇業鄉。不知毀於何代。黃所撰志銘於康熙四十三
年。出於北郊鄉農黃福屋後。爲林來齋吉人兄弟所得。
始知公墓所在。至康熙六十年。林氏與里中李君範等
始捐貲修葺。歸銘於壙。雍正三年。里人陳祚廣等復請
於官。歲撥侯官租八金。以供祀事。攷公志銘。著錄來齋
金石攷中。乾隆末。里人鄭杰始得其搨紙。計千百四十
字。石約高三尺二寸。寬二尺。書石者安定胡三字。下磨
滅不可辨。依來齋金石攷。補兆祖二字。其餘缺者。尙百
餘字。志銘於康熙末歸壙。碑石於道光初歸墓。前後皆
出林氏。亦吾鄉一故實。因附記之。

○五世同堂

侯官高允培。城與家大人同結誠交。社交課有年。又同

舉於鄉交誼最篤家世忠厚初以開煥章號緞匹店發家城內外皆稱為高煥章其同懷弟霽亭封翁騰尤質直好義凡里中有善舉無不與者霽亭之子鴻湘中嘉慶已卯舉人其孫鏡洲明遠年甫弱冠於甲午乙未聯捷成進士眾皆以為厚德之報又聞鏡洲完娶後房中有一操作之婦頗有姿欲去之白諸霽亭霽亭曰心中無之但留何妨鏡洲意謂留之終覺未妥乃再請於霽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即以禮自持宜其早登科第矣當霽亭祖母在堂時鏡洲已生羣謂五世同堂世所希見今則霽亭健在而鏡洲得孫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為吾鄉美談即薄海以內恐亦不數見也

明心受譴

侯官某孝廉本與家大人為忘年之交繼復修年家子禮甚謹矜奇嗜古兼精分隸有桂未谷伊墨卿遺規而狂放不羈都人士多側目相視惟家大人優待之壬辰乞假里居時每招致之而屢不來探其故則為鄉人倡議修洪山橋與其友某合為首事日在洪塘一帶募捐有蜚語議其侵匿者其友拉某同入城隍廟明心約各

具密疏一通某孝廉初不欲往衆人強之行初入廟門某孝廉即絆足而跌及二人各跪焚疏忽大風驟起揭某孝廉疏於空中衆接觀之中有爲貧之故望神涵宥等語衆一哄而散某孝廉即於是日得病杜門不出者兩旬餘家大人命余往視之則已於前夜逝矣

林長娘

德化縣女林長娘及笄未字父鰥而弟幼家資累萬父遭疾彌留以子幼爲憂長娘泣曰父無憂弟雖幼兒不幼也父瞠視之則矢終身不嫁以保弟保家父遂瞑弟

既長授室夫婦德長娘欲厚嫁之長娘聞之怒懸父影神於中堂跪而泣曰兒何忍食言責其弟曰而姊有不肖爲弟所窺耶何敢議此弟夫婦泣謝不敢曰姊天人也弟以人測姊罪當萬死後長娘卒死於林家其弟上其事於有司得祠祀焉嘉慶丙辰邑大水祠中壁牆四倒而長娘神龕不壞人皆神之

好佔便宜

同年林梅友國十嘗述其某姓戚素狡黠好佔便宜嘗搭渡往鄉收租舟狹人衆坐起不便某適欲溺恐去之

而失其坐。因將胯下艙板私挪一縫。就而搜焉。不顧艙底之尚有貨物也。會舟中有所遷移。挪合板縫。某陰受夾。疾聲叫號。舟中人莫知顛末。奔問喧雜。語音莫辨。久之始悉其故。復受眾人罵。莫置一辭。是可為好佔便宜者戒也。

小血食

浦城史華庭秀才。文邦言道光二十二年。其子某在建甯府。季存仁典鋪內。夜夢與素識連弟者。相遇於大市街。詢其何往。曰。我要到城隍廟投遞公文。即趕回水

吉去。詢到水吉何事。曰。我有小血食在彼。某初不解血食二字為何義。匆匆不暇細問而別。數月後回浦城。見華庭始知聶已於上年以微疾逝。問何為小血食。華庭曰。聞其死後託夢於其家人曰。我須往水吉作土地。小血食者。殆即村間宰牲燒紙之謂也。按其人生平以謹愿開別無表見。惟里黨間嘖嘖稱其孝。孝大德也。其沒而為神也宜哉。

<p>而為師出首結中人莫知謂本寺僧也</p>	<p>氣調度唯夫良神聖靈問責其等幸大德也其</p>	<p>血食者欲明林間幸辨熱孫之晴出對其人主平以</p>	<p>曰問其孫慈信莫領其案人曰非形也水吉前土也小</p>	<p>華致欲除穢守外上五以給幾幾問何為小血食等</p>	<p>食二字食出善形必不顯顯問而既獲良矣何南知見</p>	<p>吉志而除水吉回車曰非前小血食也然某而不論血</p>
------------------------	---------------------------	-----------------------------	------------------------------	-----------------------------	------------------------------	------------------------------

